



觀洛神傳
中龍女對
蕭曠云
此事果得
其十五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
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
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
視之、乃姝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
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
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

造句尖新
韶雅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
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
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
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
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
邇洞庭、欲以尺書記、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
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
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一篇生發
都在一株
樹裡

致意耶、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
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
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吾不許、何敢言、旣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
得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
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它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艸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瑠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

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于霧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埜，風鬟雨髻，所不忍視。毅因語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部伍肅風
雲指揮
天日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
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塘之人日來
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製
金鎖鎖牽玉柱千雪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
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
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
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
不爾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漁若秋雷
雷若春風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
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
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
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
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
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
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

真心復見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過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有幽岩深
祭之致香
然忘却人
問

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旗旌，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仙人掌上
行

此軼才也
何以更爾
蒼勁

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
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
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歿有途此不當婦兮
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鬢髮風霜兮雨雪
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
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
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
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兮難久畱欲得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
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
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
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
于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
復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
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
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

激烈之語
凜凜可畏

看他布陣
遣辭如吓
洪鍾音响
鏗然如入
武庫戈戟
森然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
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
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
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
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
金鑲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
蓋犯之者不被其歿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
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
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旁若無人

鬚披以雲雨將迫毅以歿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
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
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
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
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
心勝王彊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
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
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與
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得無龍女
作崇乎

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
在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
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
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
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視
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
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
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穠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弃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父母得以爲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

如果無意
何當席有
嘆恨之色
耶

壻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直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旣至而

仙家自是
不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

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于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此藥何不
多討幾丸

承焉、嘏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文

仙部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比鄰、航雖親切、無計導達、而覩面焉、因賂侍婢、裊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

齒頰間俱
帶冰玉清
潔可知

無答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
相識及舉帷而玉瑩光寒花明景麗雲低髮鬢月澹
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聘
眇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弃官而幽棲岩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艸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
它人約不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
爾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
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不遠更高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
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
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
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
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
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
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杯漿來郎君要飲
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簞
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突然而來

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觀一女子露裛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嬌羞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軟足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

兩百日正
是下手功
夫

後天而老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它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眾言為狂人數月餘日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彌州藥舖卜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藍

如此輕財
原有仙氣

裴君搗藥
求仙六祖
壽米作佛
殊途同歸

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酌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白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違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

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惻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大

只此一句
便了得前
段翻案矣

虛心實腹
四字求仙
秘訣

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
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
書于親愛顥稽顥曰兄既得道乞一言而教授航曰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
之理盧子懵然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
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
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少室仙姝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擲地金聲

端志在墳典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
墜幽窻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渴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
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織埃
晝閒烟鎖簫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颺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
輶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
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浩雪之容光臉奪芙蓉
之濯艷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

該得動人

救石礪齒
清峻絕倫

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
鳳管蟲吟粉。蝶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
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嬾斟紅杏艷。枝激含頻於
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旣厭曉妝漸融春思
伏見郎君神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
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
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
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
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

那得如此
堅心

情之息如
蒼霧騰空
詞之藻如
爐金點鉄

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姝
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
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
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
旣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
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
業緣遽縈。魔障歛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
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
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惜深閨。秋却銀缸。但凝

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昔
白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竟何
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
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顧不貯其深
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
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
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白日易
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

可作惜時
歲

勤破語

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槁
木所以君誇容髻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
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
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
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墨而
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
師叔子爲證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
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
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

木偶人三
字一此不
差

如組如舞

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厯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恐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空泠泠、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妹遂索

人情道情
多一樣塵
凡性

悔之晚矣

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慙、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自咎而已

裴謹

裴謹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亡何梁芳死、敬伯謂謹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馱肥

不過浮沈
人世生也
何益

塵緣未斷

何等斯絕

秦目弃奇色、去華屋、而樂齋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豈非顛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不免就歿、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鬢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且署金拖紫、圖形凌烟、厠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歿深山、謹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謹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

有不怕威
勢者

此正是迷
處

騎曹參軍大將軍趙咄、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謹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座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係、影不可搆、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

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尚如曩日。竒哉。竒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謹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子。沉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謹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

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劔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竒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謹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燄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

真孰幻耶
歌伯可醒
矣

真是仙術

奏趣處
長撥動處

揮洒如意
聲調皆高

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睹、
既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然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
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其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
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別近十年、
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伎以樂之、顧伶家女、
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
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伎調碧玉
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伎自西階登拜、裴席
前、裴指曰、叅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而

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
下、二青衣捧琉璃筆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座伎
合曲、以送酒、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
潛係於衣帶、伎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
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
亮宛轉、酌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
且謂曰、此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
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
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

時訪我可也



